

红 眉

赵 西 学 著



57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红 眉

赵西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〇〇〇·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眉/赵西学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9 ISBN 7—5059—3496—1

I. 红… II. 赵…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5168 号

书 名	红眉
编 者	赵西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伟
印 刷	永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96—1/I·2668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红眉》内容提要

本书较为详尽地叙述了红眉镇人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艰难生存状态。

以刘先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取得政权,和其兄刘先成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及侵华日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其间,还有左右该镇却不愿为官的王炳和,更是体现人心的向背,王炳和是善良人的代表。对五十年代末大炼钢铁的描写,则是另一种生存状态。

文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了东方魔幻,手法老到独特,塑造了十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刘先义与王炳和两妻风子、姑娘蒋丽丽的恋爱,更是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

自序

本书成于93年前后,想对我的故乡做点思考,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虽说故乡在20世纪30—50年代甚是风云变幻,但不可能对她思考什么,或许思考得面目全非,或许她根本不需要你的思考,不管你如何思考,她就那么存在着。

书中有不少恐龙蛋和东方习俗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张或让人不可能相信的地方,我想小说总归要有点意思,也就是好玩,不管别人信不信,写下来就是了。

听说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忙着生个千年禧的儿子。我不大清楚作家的儿子该如何算,是从写出来算,还是从出版后算?但无论如何,算赶上新千年,也属一喜吧。

作者 2000年7月于河南桐柏

第一章

红河鲜活地行到这里时，身子摆动的幅度更大了些。也可以说更人情味些，把镇子当做了她的情人，一圈就把镇子圈住了。这一圈就是几千年，虽说中间也有些变化，但镇子基本没出过圈。有人说镇子是条船，镇北岗上的塔是桅杆，细看也有些像。塔很高，上面的风铎早没了，斑驳着浓浓淡淡的苔癣，有几根蒿草没来由地伸着脖子。早年人能从塔门进去，旋到塔顶俯瞰镇上景物，小地方没有多少好看的，这里也算做肚子圆了之后闲逛的地方。可后来有人逛出了格，在塔顶做风流事，呻吟之声传播甚远。王炳和爷爷的爷爷一怒之下封了塔门。当然，那对男女也是沉河了事。对这件事，没有人发生异议，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塔是镇的代表，镇的浓缩。塔上虽然没字，但刻着镇的历史。传说王炳和的先祖是红眉军的一个头领，从陕西过来，在官军的追杀中，几十人乘着一艘船顺河而下，眼看官船要追上了，却忽然船翻了，无风无浪，船翻得奇，王炳和的先祖感谢上苍后，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初二年，总发大水，几乎将东西全冲光。一日，先祖忽然做梦，有人点化他，要他在北岗修个塔。先祖依言，请来良匠，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果然以后岁岁平安。

王炳和家离塔不到半里远。此时王炳和正和一对小儿女逗乐。两岁的云云刚会走，趴在门槛边，扣门墩窝窝内的细灰，大一点的顺顺吵着要挂在墙上的猎枪，猎枪很光，已锈得坑坑凹凹，王炳和却沉下脸吓唬说，这东西可不能摸，摸响了，能打死老虎。顺顺不依，非要摸。王炳和就把猎枪摘下来，让儿子摸了摸，枪上

尽是灰，把顺顺的两只小手弄得黑乎乎的，可顺顺不在乎，喜滋滋地说：“噔——”可巧金蝉进来了，看见顺顺摸枪，说：“你咋让他玩这？”王炳和笑了笑说：“他要玩嘛。”心里却想让男孩见识见识也好，这么乱的社会。又想刚才自己不让顺顺玩，莫非是为了刺激顺顺的好强心理？想想又笑了。金蝉问：“你笑啥？”王炳和却问她，凤子哪去了？金蝉说，她说心里不好受，出去转转。王炳和说，你该陪陪她的。金蝉头略低了低说，我说陪她的，她不让，要一个人出去。

王炳和哦了一声，凤子的妈得了噎食病，一阵好一阵坏，凤子前天刚回去过。

金蝉将顺顺手里的枪收起，放回原处，顺顺蹦着脚非还要。金蝉说，你看你妹妹多乖，对了，咱们出去看羊抵架。顺顺一听说看羊抵架，立马不闹了。金蝉对王炳和笑了笑，一手牵顺顺，一手牵云云，出去了。王炳和看着他们母子三人的背影，油然升起一股欣慰。别人都是大婆和小婆整天如鸡叨架，独有他的金蝉与凤子出奇地好，简直像一对孪生姐妹。原来金蝉不生育，凤子来了后，生了顺顺，金蝉也生了云云。金蝉东屋，凤子西屋，两人一轮半月，绝不见拌嘴吵架的事。镇上人也都说少见这家人这么和睦。

外面有人进来了，是刘先成。王炳和让了座。刘先成落座后，吸了一阵水烟，问：“城里出了事，你知道吧？”

王炳和不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他知道先成来是做啥。他知道城里出了事。

“昨夜晚，秦团领人把张团赶跑了。听说姓张的一个人从北山逃走了。这回秦光头可有日了，姓张的仨老婆一个赛似一个，都是一掐一股水，不把秦光头累趴下才算。”刘先成说着，目光就邪邪地。刘先成是出了名的馋猫。

王炳和笑了笑：“老弟，是不是也想沾沾光？”

刘先成赶忙说：“那是说笑话。我是说城里一变，咱红眉镇不

也得变……”

王炳和轻笑说：“咱大头老百姓，谁来了咱都得种地，变不变关咱球事。”刘先成知道王炳和说的不是真心话。王家在红眉镇的根很深。不管哪一任的镇长上台前必定要来拜见王炳和的父亲，否则就坐不安生。好像王家在暗中掌着镇长的大权。现任镇长张斗富就经常来走动。王炳和的父亲前年下世了，这种地位似乎又传给了王炳和。但王炳和家的人，从来不为官，听说有几百年的历史。

王炳和这样说话，是他明白刘先成的意思了。刘先成想做镇长，来探探他的口风。张团一走，张团的侄儿张斗富的镇长肯定要完蛋。可刘先成这人太不是东西。他要做镇长，镇上人吃亏大。王炳和承认管人的人不刁不行，可不能太差火，差火很了就麻烦，百姓受不了。

刘先成心里急，却又不好说，就说：“是的，谁来咱都是种地，可咱不也想让个好一点的当官，咱少受罪？”然后也不等王炳和说话，又说：“我前两天得了件好东西。唐伯虎的画，真家伙。哪天我送过来你瞧瞧，看上的话，送你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懂得这东西。”

唐伯虎的画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如今啥假不敢造，除了没有的东西造不出来，只要有，就能造出来。王炳和笑了笑，说：“还是你留下吧，弄幅真家伙不易呵。”刘先成说：“你怕是假的吧，假的给你弄啥？我叫城里永宝斋的傅先生看过的，没有错。”王炳和心里一动，傅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字画鉴定能手，经他看的東西不会错。可他还是不能答应让刘先成拿来，摆摆手说：“真假都不要。假的没意思，真的不敢要，没有十几亩地会中？”刘先成却象已经说好了一样说：“改天给你送来，一个子儿不要。”王炳和还要说，刘先成已抬腿出去了。王炳和想刘先成的劲头大得很呵，人们也真是，其实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倒是刘先成听说和秦光头从前有那么点关系。自己要说的就是认识秦光头。

刘先成前脚刚走，张斗富也来了。王炳和笑着说：“你猜，刚才谁来了？”张斗富也是明白人，说：“这时候，还会有谁？他早就想踢我，这下可称心了。”正说着金蝉凤子们回来了。金蝉说：“镇长稀客呵。”张斗富一连迭摆手，快别叫我镇长，立马就要下台。凤子笑说：“镇长说笑话吧，好端端的咋会下台？”王炳和看了一眼她们说：“你们到里屋去吧。”然后又问张斗富，“没有缓和余地了？”张斗富沮丧道：“没有了。虽然我也没有得罪过秦景春，你已经知道我叔被他赶跑了。其实我当镇长，和我叔关系不大。我是全凭硬干出来的。”王炳和知道张斗富说的是实话，张斗富的叔开始并不愿让张斗富做镇长，嫌他太实在，还是王炳和说的好话。

王炳和看看张斗富问：“你叔被赶走，你就不想着报仇？”张斗富却搭拉下眼皮，说：“炳和兄，我也想过报仇，可咱不是那种豪家，要是秦景春还让我做镇长，我还愿意干。”王炳和本想再追问：“你就不想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见他说想继续做镇长，就说：“镇长这事，不做也行。小心秦光头收拾你。”

“我好好给他干，想他不会咋收拾我？”张斗富说。王炳和笑了：“你咋那么想干？”张斗富说：“我不干，刘先成干了，更没有我的好过。”王炳和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有个叫老六的喂的羊啃了刘先成家的麦苗，刘先成用矛子将羊扎死了。老六家的女人不依，到刘先成家哭，刘先成说老六家的丧气，吵起来，又把老六家的打了一顿，老六家气不过，就上了吊。这事弄到张斗富那里，张斗富让刘先成出一石粮，安葬老六家的，刘先成说她自己想死，怨我？张斗富瞪起眼睛说，你不出，张团长明天就来找你事，丢人打家伙。刘先成只得勉强出了。

在张斗富和刘先成之间，他还是愿意选择前者，不要个恶人来做全镇的统治者。可秦光头不会听自己的。“斗富，估计秦光头不会让你干。”他这样说，张斗富的神情就暗淡了，说：“你明天去试试，我这里有二百块银元。”王炳和说：“你是老实人，也弄这？”张

斗富脸红着说：“啥门儿哩，都这样。”王炳和说：“斗富，咱都不是外人，我说一句话，老实人不要当官。这是对你说的也是说的官场。可还有后半句，正因为你是老实人。镇上人还是想让你当。明天我去看看，也是为镇上人看看，银元我不要你的，我有。”两人推让一番，王炳和还是收下了。

第二天，王炳和到城里见到了秦景春，秦景春非常高兴，说：“正要去请你，你就来了。”王炳和愣了愣，不知他话里的意思。秦景春抹拉着自己的光头说：“喝茶喝茶，我是个粗人，往后红眉镇的事还得仰仗你呵。”王炳和决没有想到这一章，他只是在刘先成和张斗富之间抉择，没想到自己的事，就急忙摇手：“这可使不得，不是我不愿意为团长出力。一来我祖上有规矩，不让做官；二来我是来替张斗富说情的。你让我干，不是让张斗富恨我吗？”这样说着话，心里却在盘算秦景春为啥不让和他有点关系的刘先成干。秦景春好像看透王炳和想的啥，说：“张斗富？我不找他事就算中了，他还想干！刘先成太损不能干，要不人们会骂我祖宗八代的。”王炳和看着茶碗中浮浮沉沉的茶叶，说：“要用了张斗富，怕能得人心的。”秦景春先是不明白，后就哈哈大笑起来，“中，就是你这句话。他张天明和我势不两立，我却用了他侄子。有道理，有道理。这就叫胸怀吧？”王炳和点点头。其实秦景春心里想的倒是王炳和来求情，给了面子，这是一，二是先用张斗富，稳住人心，下一步再说。秦景春又说：“人们说我把张天明的老婆留下了，这是瞎扯，我还不是那种人。我叫她们还回红眉镇去。炳和呵。我是杆子出身，往后真得老弟你指点阿。”王炳和说了些客气话，又送了银元，告辞出来，路上想，这人看粗不粗。

张斗富继续做镇长，不久就有一股风说，张斗富做镇长，是秦团长的计谋，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收拾张斗富。话传到张斗富耳朵里，很让他不安。他女人桂娟也劝他不要争了，做啥镇长？这话

肯定是刘先成说的，刘先成的话从哪来？还不是从秦景春哪儿来？张斗富摇摇头说，也许是刘先成故意造谣。咱现在不做，正合了刘先成的心意，也让秦景春瞧不起。只要好生干，姓秦的也不会那样狠。桂娟说，我的老先生，现在的人，有几个象你这样实诚的，见了谁都想把谁卖吃了。不当官还是安生些。你看人家炳和。桂娟的话落不到张斗富的心里去。张斗富还是坚持他的想法。桂娟无可奈何说，你是当事者迷。真要想干，最好去找刘先成探探口风，心里好有个数。

张斗富有些不大想去，可桂娟的话显然有道理，只好去了刘先成家，刘先成的婆娘英子说刘先成进城去了。张斗富心里咯噔一下，进城肯定是找秦景春。英子说：“你坐呵，他不在你就不坐了。”刘先成人不咋样，英子人倒不错，镇上没人说英子坏话的。张斗富坐下后，一个模样和刘先成差不多的青年从屋里走出来，笑着说：“斗富哥，找我哥呵？”斗富愣了一下，想起这是先成的弟弟先义，“啊呀，先义，你不说话我都认不出来了，几时从开封学堂回来的？”先义笑着说，刚回来两天。斗富发现先义的眼要纯净得多，问：“洋学堂出来的学生见多识广，听说开封共产党闹得厉害，有没有这回事？”

先义沉吟一下说：“有闹学潮的，和共产党有没联系就不知道了。”英子在一边绣着花说：“共产党是不是红鼻子绿眉毛？”先义扑哧笑了，“嫂子说得吓人，共产党也是人，一个疙瘩七个孔眼^①。”英子脸上有些惊异，仿佛先义说的不是真的。张斗富又问：“老弟从学堂回来想做啥事？”先义说：“我还是想教书。”英子说：“他哥想让他跟着秦景春干，他想教书。斗富你说说，到底做啥合适？”

张斗富说：“先义老弟的意思也不错，如今在上面混，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余下的话他没有说，英子叹了口气：“我也是这样说，

① 俗语。疙瘩指头，七个孔眼指眼、耳、口、鼻孔七窍。

可他哥非拗住不可，你倒是给先成说说看。”斗富笑了，英子比自己还天真得可爱，刘先成让先义跟秦景春干，无非是增加刘家的势力，为以后上台打基础，我说会中？刘先成这人也真够可以的，什么事都不给英子说。可这话又不能给英子和先义说，只说我见了说说看，只怕作用不大。先义却说：“我自己的事，不用我哥操心。”张斗富心里略微好受了些，说：“话要好好说，你爹妈死得早，长兄如父。再说也别惹你奶奶生气。”这后一句话，使张斗富有些得意，自付还不算笨人。听说刘家老奶奶很疼在外上学的小孙子，且当一半家。

张斗富想得不错，这句话确实提醒了先义，先义拍了一下手，跑到正在打瞌睡的奶奶跟前，说：“奶奶，你想不想孙子去当兵？”奶奶睁开眼说：“干啥事不好？非要使枪弄棒的，你哥就不是个东西，回来我再收拾他。你爹的事，他就忘了？”老人并没有打瞌睡。先义知道自己可以教书了。爹的事叫奶奶伤透了心。

刘昌明在城里有个开绸缎行的朋友，他去看朋友，正赶上城里起事。半夜里枪打得如炒豆，到处是火光。朋友一家和他簌簌发抖。正抖着，院内咕咚一声像掉下来个麻袋，朋友一看，是个满身是血的人，手里的短枪掉出去老远，人已经昏过去了。刘昌明和朋友说不能见死不救，管他是啥人，救了再说。人还没救转过来，外面敲门声骤起，说是搜查革命党，门被砸开了。革命党自然被打死了，朋友和刘昌明都被抓进去，说是窝藏革命党。人物俱在。物是那支没有来得及藏的枪。当时人心都乱了，哪里还顾得上藏枪？刘昌明的朋友几乎花掉了半个绸缎行才出来，刘昌明还没有等到家里卖掉地，人已经不中了。后来那位朋友看着先义可怜，人也还精明，就资助先义到开封念书。

刘先成对刘先义不愿到秦团长手下搬出奶奶很恼火却也没有了办法，只得让先义在镇西金花庙学堂教书。这是全镇唯一的新学堂，神胎是没有了，可高大的飞檐、廊柱上斑驳的油漆，都给人

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似乎入了学堂人也变得陈旧了。公平地说,刘先成不愿意让弟弟教书,一半是为了弟弟。他不愿弟弟一辈子埋没在料理小学生娃身上。他直感出弟弟是个能成点气候的人。自己则不成,啥恶习都有。刘家今后如何,主要看弟弟的了,可弟弟竟是这般的没志气。

先义却不觉得,以为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学校院内有棵千年的白果树,树冠几乎罩了整个院子。树围大约丈余。最有趣的是下面的根,拱出地面,非常盘根错节,被孩子们的屁股磨得溜光。没事的时候,先义爱绕着树走,好像这棵千年老树会给他什么启示。一天他又这么走着的时候,却有人在一边笑了起来。他愣了神,看看是个极为俏丽的小妇人,尤其那一双秋水般的亮眼,很刻骨铭心。先义会画画,对人的感觉特别敏锐。

“你是先义兄弟吧?”小妇人牙白音好。先义有些脸红耳热,一颗心在胸腔里乱撞:“我是叫先义,你是——”小妇人笑笑:“你猜猜,看猜不猜得出?”先义对镇上人不大熟,猜了好几个都不是,只好摇了摇头。小妇人咯咯笑了起来,说是王炳和家的。先义吃了一惊,他知道王炳和有个金蝉,怎么又有一个,这个比金蝉长得还要好。先义不好意思老盯着人家看,就说,你来做啥?小妇人说随便转转,没有说自己到这里好几次了,她想看看这个不俗的人。先义不愿当官很让王炳和激赏了一阵子,说全镇再找不到如此的人。刘家的昌明也是烧高香了。风子在没有见到先义之前,还以为一定又是个酸不叽叽的俗物,哪知是这等清爽的一个人,简直是个大孩子呢,尤其那未说话脸先红的样子,叫风子心里如一阵阵春风吹拂。先义还没有见过几个随便转转的女人,不要说嫁了人的,就是姑娘家,也都被家里人圈在家里不是织布就是纺花,要不就是纳鞋底,嗤拉嗤拉的声音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先义最烦锅台边织机旁的女人,“你喜欢读书吗?”他顺着自己的思路问。

“喜欢,我读过几年书,后来我爹死了,就没有读了。”风子有些

凄然，眼光远远地。

“你想读，就到这里来吧，我教你。”

“真的？”

“真的。”

“不中，我如今是有人家的人了，哪还读得成？我该回去了。”

先义望着她袅娜的背影，陡然升出一股惆怅，那惆怅竟越来越大，逐渐围了他。

凤子再来的时候，是打白果来的。老白果树每年都要结下不少果子，镇上人有谁咳嗽了，总来弄些拿回去用蜂蜜浸了吃。凤子了个小花细蔑篮，一见到先义就说：“上树给摘些吧，我不会上树。”先义问，“弄白果给谁吃？”凤子说，“当家的吃，还能给你吃？”说过立觉不妥，脸上满是飞红。

先义几下子就上了树，摘下满把的果子丢给凤子。凤子揽起自己的衣裳去接，先义看到凤子雪白的脖颈下不轻易见到的东西，心里有些慌，忙丢开目光。乱纷纷的果子有的砸在凤子的怀里，有的落在脖颈里，凤子轻嗔道，“你看你，扔到哪去了？”

篮子没有满的时候，王炳和来了，说，“凤子，你咋叫先义兄弟给你上树摘？”凤子说：“我又不会上，你晚上咳得厉害，得赶紧弄点吃吃。”先义说，炳和哥，好福气呵。炳和笑着说，“兄弟，眼气了？眼气就赶紧娶媳妇，保险比你这两个嫂子还要好。”又扯了两句闲话。说要到东街去叫个牛医来，黄老犍得了撮脚瘟起不来了。凤子也急忙托了篮子回家。一路上，凤子不停地看着这些椭圆形的果实，觉得无比亲切，以前也来打过，却没这种感情。她原来并不知道这叫银杏树，还是多少万年前的活化石，先义懂的真多。二十来岁的她，不认得先义前，只知道王炳和，王炳和确实也待她不赖，没曾大声呵叱过她，如大哥哥一般，可和先义比起来，总觉得缺点什么。一时她想刚才树枝咋没断了，让先义从树上跌到她怀里。这么想着，却又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

第二章

秦景春是在一个比较偶然的情况下拿掉张斗富这个镇长的。有人向秦景春进言说，你要想坐稳这个地盘，得为百姓做些事。一是治安，肃清境内土匪；二是治河，为百姓办点实事。肃匪不是个容易事，得找机会。治河主要是在河两岸栽上柳树。秦景春很以为然，传全县十三个镇都派人来红河栽树，还专门派了督查队，用手拔，看哪个地方栽的树不牢固。拔来拔去，张斗富的红眉镇被拔掉的最多。秦景春把张斗富找去说，斗富呵，不是我不想用你，要是不想用，当初就不用了，是你办事不力。这么个小事就弄不来，往后还要成立队伍，进山剿匪，你看咋整治？张斗富哪里还有话说。事后才知晓是刘先成做了手脚，拿钱买通了栽树人。秦景春也正好不想再用张斗富，张派的人也都该清的都清了，没清的只剩他了。

秦景春对刘先成做了严厉训斥，“你想当镇长？一点门也没有。我还不知你的为人？你回去叫王炳和来，就说我请的，他伸个小拇指头都比你强。”刘先成笑着，心里却在骂王炳和，日你娘，不知有啥药迷住姓秦的了。

王炳和来了后，秦景春还是那句话，非要让他做镇长不可。王炳和为难地说，不是我驳您团长的面子，也不是我没有那个能力，而是祖上有规矩。秦景春笑了，现在啥时候，还管祖上的规矩。王炳和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递给秦景春一卷黄锦绫样的东西，展开来看，有圣旨两字，王炳和说，这是嘉庆年间他祖爷给皇上捐了二千两白银。嘉庆帝下的圣喻，封他祖爷为中议大夫，没法

子只好去上任，头天到任上，第二天半夜就死掉了。王炳和末了说，“团长，你要是想叫老弟这样，我就干。”秦景春默不作声一会儿，问：“你看谁合适呢？”“我看还是张斗富。”王炳和刚说完，秦景春就摇了摇头。

刘先成终于做了镇长。现在他怀疑秦景春可能一开初就要自己做镇长的，却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好让自己听他的话，弄个镇长不容易。此时刘先成很有些踌躇满志，送了些银元给秦景春也不算喂鳖，给王炳和的那幅画却有些可惜，虽说是假的，也花了钱，在做镇长这件事上，王炳和没给自己上好眼药。

刘先成没有想到秦景春会让他进山剿匪，秦景春说他吃喝嫖赌不足以成大事。真正的人物要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就是剿匪。秦景春把匪字咬得很重。秦景春原先也是匪，在吃了几股小匪后，成了一家县里不敢得罪的大匪。当时的县长派人去问他肯不肯下山，他说非团长不下山。就给了他个民团团长的，不出几个月，他就把张天明撵走了。

“胡黑百把十号人，弄他没毯一点事。你放心。”秦景春给他打气。刘先成这人赖是赖，却怕死，不愿去。秦景春变色说：“你不去，要你个镇长干毯！胡黑离你镇最近，下来先收拾你，你知不知？”刘先成噤嘴说，“我枪都不会放，咋去？”

“又不要你放枪，你怕啥？”

刘先成只得硬着头皮去。路上他四下张望，生怕深草丛中或乱石背后伸出一条枪来。一只兔子或野雉的寻常举动都把他弄得神经乱抖。到了一个山垭口，秦景春让队伍停住。秦景春对着并不见人的树林喊：“给胡黑说一声，就说大哥我来了。”阴森的林子转出来三个人，为首的一个说：“胡二爷有话，让秦大爷一人上山。”秦景春拿眼看住刘先成，刘先成急忙把目光掉开，又不敢掉得时间长，如此一对峙，刘先成就一寸寸地短下去。刘先成努力撑着身子，秦景春的声音似很遥远：“刘镇长，不要这样嘛？这地方也是

你的辖区，你去给胡黑谈，说降了给他个副团长，我秦景春走的就是这条路，说话算话。”

刘先成感到悲哀这个东西传遍全身每个神经，甚至在乱叫唤，秦景春手里的短枪很愉快的张着嘴，很渴望点什么，和山上的阴气相映成趣。刘先成身不由己地跪下了，似乎自己也没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跪下了，“秦团长，秦大哥，你饶了我吧，英子还在家等着我，我还有个老奶，这个镇长我不当了。”他哭着说，此刻他怀疑秦景春要他当镇长是不是摆治他，也真恨自己糊涂，咋就巴巴地要当这个鸟镇长！

秦景春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好象用手打太费劲，“起来，向后转，开步走。”刘先成不敢不起来，迈着机械的步子，秦景春对山上喊：“刘镇长上去和你们胡二爷说话。”

刘先成确实没有想到生还，胡黑肯定会杀了他。鬼知道胡黑却答应了。秦景春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话，他把胡黑杀了。他怕胡黑是第二个自己。刘先成却由此声名大振，说凭三寸不烂之舌劝降了黑匪。茶馆的先生还把这事编成了唱词在茶馆里唱。

先成现在常常训导先义，先义却并不怎么要听，心思沉到凤子身上了。他以为如凤子这样的人太少了。女学生也见过不少，但都太爱表现自己，有过几个追自己的，可那时自己情窦未开，不懂得爱人和被爱是咋回事。现在每回见了凤子就周身发热，不自在。有次凤子从学校门口过，他竟不敢抬头看，凤子问，你咋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他是说不清，夜里做梦老梦着和凤子手拉着手，二人飞呵飞的，飞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他迫不及待压在凤子身上，凤子柔润如脂，眼睛里含个小人儿，后来小人渐渐没有了。醒来后裤衩湿了一片，他羞得不行，以为亵渎了凤子。

凤子怎会读不懂他这眼神？凤子读得懂的，以前却不懂。那时想象不出男女是个什么意思。村里有骂人的，她听见不中听的